

那时上帝 是只兔子

那时梦想渺小而能实现
那时一便士便能带来甜蜜，那时上帝是只兔子

「英」莎拉·韦曼
—— 著
温凯尔
——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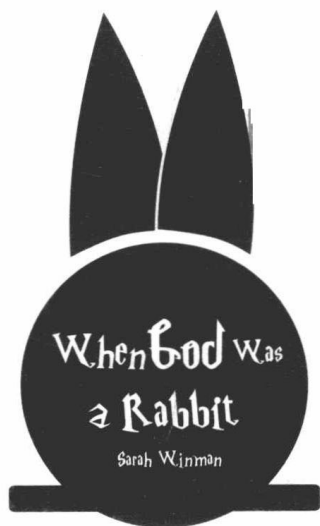
When
God was
a Rabbit

Sarah Winman

那时上帝是只兔子

[英] 莎拉·韦曼 —— 著

温凯尔 ——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时上帝是只兔子 / (英) 莎拉·韦曼著 ; 温凯尔译 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 2019.5
ISBN 978-7-5411-4976-4

I . ①那… II . ①莎… ②温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8515 号

When God Was a Rabbit by Sarah Winman
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
by arrangement with Headline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,
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
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登记号: 图进字 21-2019-091

NASHI SHANGDI SHI ZHI TUZI

那时上帝是只兔子

[英] 莎拉·韦曼 著 温凯尔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余 岚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
传 真 028-86259306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成品尺寸 146mm×210mm 开 本 32 开
印 张 10.5 字 数 240 千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76-4
定 价 49.80 元

莎拉·韦曼

Sarah Winman

英国作家，演员。从小在埃塞克斯长大，现居伦敦。《那时上帝是只兔子》是她的处女作。一出版，便登上英美各大畅销榜，惊动了2011年英国出版媒体界。她也凭这本处女作，被评为当年英国国家图书奖“年度新锐作家”。莎拉·韦曼文笔细腻敏感、含蓄有力，在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与隐含深意的优美段落之间自由切换，把一个在成长中被欺骗、被嘲笑、被伤害的情感故事写得引人入胜，把谁也没有答案的人生困顿写得韵味悠长。

另著有*A Year of Marvellous Ways*（2015）和*Tin Man*（2017）。

虽然我不属于你，但我一直在这儿，爱你。

她叫埃莉。4岁就能读会写，爱与比她大的人交朋友。一天，埃莉认识了新搬来的邻居戈兰先生。懵懵懂懂地走入成人世界的她，不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竟会伤害她。埃莉感到既困惑又羞愧，担心再也没有人会爱她。哥哥乔适时拉起她的手，并送给她一只兔子做礼物，陪伴安慰她。那之后，两人无话不谈，包括那次伤害、乔自己那个对父母也说不出口的秘密，还有埃莉一生的好友詹妮·潘妮。

从4岁到33岁，从埃塞克斯到康沃尔，从伦敦到纽约，生活看似平静坚固，却暗流涌动，潜伏着欺骗、背叛、分离、灾难、性与暴力，生活的阴暗面时刻准备吞没他们。唯一不变的是对爱的信念，始终守护着哥哥和妹妹。

一个不同寻常的成长故事。一对兄妹间如星月般的守护和陪伴，一个家庭近四十年的流转变化的。所有那些成长中的甜蜜与苦涩、困惑与孤独，这本书都帮你说了出来，让你读完只想把它抱在胸口。



磨铁 大魚讀品

责任编辑：余岚

总策划：冯倩

产品经理：万巨红

特约编辑：李盈

装帧设计：所以設計館

营销支持：蔡咏乐

版权支持：高惠 侯瑞雪



大魚讀品
BIG FISH BOOKS

让日常阅读成为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。

献给父亲

我将我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。不完全是一前一后，它们更像是书立，从两头紧紧夹住中间那段松弛、充满无意义冥想的时光，那是从青春晚期到二十来岁、成人那套外衣还不太合适的时期。我不打算花时间回顾那些漫游的时光。

我看着那些年的照片，我在照片里，也许在埃菲尔铁塔前，或在自由女神像前，抑或在齐膝的海水中，挥手微笑着。但现在我知道，这些经历，带着单调无趣的色彩，甚至连彩虹看起来都是灰色的。

这个时期，她完全不在，我意识到她正是我缺失的色彩。她紧紧抓住这段等待岁月的两端，当作灯塔般举起来，而在那个单调晦暗的一月清晨，她出现在课堂上时，似乎她自己就是新年，带给我对未来的希望。但只有我能意识到这点。其他人，大概拘泥于传统，要么觉得她好笑，要么就嘲笑她。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，与众不同。但在那时，私下里，我也和大家不一样。她是我缺失的那部分，能补充我的那部分。

有一天她对我说：“看着。”然后从小臂里拿出一枚崭新的五十便士。我看到那个扁平的边缘像个订书钉一样，从她的皮肤上露出来。她并不是从空气里或袖子里把它变出来的——这种我以前见过——都不是，她真的是从肌肤中取出来的，还留下了一道血迹斑驳的伤痕。两天之后那道伤痕痊愈了，不过，那枚五十便士还在她的口袋里。如今我谈起这件事，没有人相信。硬币上的年代也很奇怪，是十九年之后：1995年。

我无法解释魔术的戏法，正如我无法解释那个在教堂的清晨，她突然弹起了钢琴。她并没接受过这方面的指导。就好像她能将自己的意愿投射到某种天赋里，并通过这样的愿力，获得一种意外而稍纵即逝的能力。我见证了这一切，惊奇不已。但只有我能看到这些瞬间：像是某种证明，证明在必要时刻，我要相信她。

/ 第一部 /

1968

母亲去伊尔福德购物一无所获，从返程巴士下车时，我决定来到这个世界。她原本想要去换一条裤子，但我不断挪动胎位让她心烦意乱，一时间难以在补丁牛仔裤与天鹅绒喇叭裤之间做出选择，又担心我出生在百货商店，就趑趄趑趄地往家的方向奔。途中，倾盆大雨自天而降，她的羊水破了。在离家还有七十码¹那一路，她的羊水混着十二月的雨水，齐齐打着旋流到排水沟里，直到生命的周期郑重地——也许诗意地——落下了大幕。

为我接生的是一位下了班的护士，就在我父母卧室里那条在一次抽奖中得来的羽绒被上。短短二十二分钟之后，我的脑袋就露出来了。护士大声地喊“使劲！”父亲也跟着大喊“使劲！”母亲也使着劲，最终我毫不费力地滑进了那传奇的一年。那一年巴黎发生五月风暴，北越发起新春攻势，马丁·路德·金为了一个梦想失去了生命。

1 1 码约等于 0.91 米。

数月里，我都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安静世界里，被珍爱宠溺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母亲的乳汁干涸了，悲伤的洪水一时间吞没了她。那时，母亲得知她的父母在奥地利徒步旅行时不幸身亡了。

所有报纸都报道了。那场离奇的事故，卷走了二十七位游客的生命。模糊的照片上，一辆被轧坏的长途巴士如同一张吊床般，嵌入了两棵松树间。

这次事故只有一位幸存者，一名德国导游。他当时正试戴一顶新的滑雪防护头盔——显然那玩意救了他。他躺在维也纳一家医院的病床上，望着摄像镜头，同时正用着另一剂吗啡，他说，尽管这是一场凄惨的事故，但所幸当时大家刚刚饱食，也算走得安详。显然，从岩缝垂直跌落所带来的创伤已经抹去了他的记忆，又或是满腹饺子和果馅奶酪卷减轻了些冲击。这仅仅是猜测，我们无从考究。镜头久久停留在他瘀青的脸上，试图捕捉到清醒的一瞬，以慰藉一个个心碎的家庭，然而，那一刻从未到来。在我出生第二年的一整年里，母亲仍然悲痛欲绝，第三年依旧。她没什么那个时候的故事可讲，没有我们学走路或说出第一个有趣字词的故事。这些能为孩子将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提供一些线索的故事，她一个也没有。每一天都朦朦胧胧，像是一扇她无心去擦拭的模糊的窗。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马文·盖伊¹唱道，但没人知道答案。

就在那时，哥哥拉住了我的手，守护般带我走进他的世界。

1 美国歌手，著名歌曲 *What's going on*（《发生什么了》）发行于1971年。

在童年时代，他像是月亮一样持续环绕在我身旁，在好奇与冷漠之间反复抓紧或推开我。要不是那个关键而悲剧性的下午，命运击中了那辆大巴，他大概会一直这样。

哥哥比我年长五岁，拥有一头天生的金色鬃发，这在我家就好像父亲有一天会买的那辆新车一样不寻常。他与同龄的男孩相比很不同，像个外星人一样，他会在晚上偷偷涂抹母亲的口红，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像脓包一样的唇印。那是他对保守世界的发泄方式。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的沉默反叛。

渐渐地，我长成一个充满好奇心又能干的小孩。四岁我就能读会写，与人谈论的话题通常是八岁孩子才知道的。这并不是因为我早熟或更有天赋，仅仅是受到了哥哥的影响。他那时已经迷恋上了埃诺尔·考沃德¹的诗和坎德尔与艾伯²的歌。他给我们无聊枯燥的生活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。每一天，我都等着他放学回来，这份渴望日益不安、日益具体。没有他，我就无法感到完整的自己。事实上，永远也不会。

1 英国剧作家。

2 《芝加哥》一剧的词曲搭档约翰·坎德尔与弗莱德·艾伯。

“上帝爱每一个人吗？”我问母亲，伸手越过一碗芹菜，去拿最后一块绿茶蛋糕。父亲从报纸里抬头观望。只要有人谈及上帝，他每次都会这样抬起头来。这是他的条件反射，就好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。

“当然了。”母亲放下熨斗回答道。

“那他爱杀人犯吗？”我继续问。

“爱。”她说。父亲看着她，发出不耐烦的啧啧声。

“强盗呢？”

“也爱。”

“大便呢？”

“大便不是一种生物，亲爱的。”她认真地说。

“但如果是呢？上帝会爱它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想他会。”

但知道这些于我没有任何安慰。听起来上帝眷爱一切，除了我。我剥掉巧克力的最后一层锡纸，露出里面的白色软糖与夹心

果酱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母亲问我。

“我不会再去主日学校¹了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，上帝，”父亲说，“太好了。”

“我以为你很喜欢主日学校。”母亲说。

“不再喜欢了，”我说，“我只是有点喜欢唱歌。”

“你可以在家里唱，”父亲说道，眼神重新回到报纸上，
“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唱歌。”

“是有什么原因吗？”母亲问，似乎感到我有所抵触。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你想谈谈吗？”她平静地问道，试图拉我的手。（她那时刚开始阅读一本关于儿童心理的书，书中鼓励孩子们多谈谈自己的感受，但这反而使我们不愿开口。）

“不。”我又轻声说了一遍。

说起来，那是一个简单的误会。我想说的是，耶稣的出生也许就是一个错误，仅此而已。一次意外怀孕。

“意外？”那牧师尖叫起来，“你从哪里学来这亵渎神明的脏话？你这个放肆的孩子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这不过是一个想法。”

“只是一个想法？”他重复道，“你真以为上帝会爱那些质疑他神圣计划的人吗？小姐，我告诉你，绝对不会。”他忽然伸出手臂并指向一边，驱赶我出去。“到角落去。”他说。我溜达着，走向那面潮湿、布满裂痕的绿墙对面的椅子。

1 基督教堂或犹太教堂在星期天为儿童提供宗教教育的地方。